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袁咏心. 新时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研究[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49(1): 118-122.

# 新时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研究

袁咏心

(长江大学 人文与新媒体学院, 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石是各民族同根同祖,由同根同祖而来的共同文化,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共同的价值取向,由共同文化而来的共同理想,则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指明了共同的现实目标。新时代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是数千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延续与深化。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规范,以中国梦为现实目标,引领各民族深入交往交流交融。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旗帜下的各民族,在不断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最终构建起一个休戚与共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关键词:**中华文化;各民族;交融;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

**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6)01-0118-05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既是历时的——贯穿于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之中,又是动态的——跃动于各民族不断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之中。中华文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注入了灵魂,而各民族不断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提供了活力。正是在这一历时的动态的过程中,各民族最终凝铸为一个休戚与共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因此,考察各民族是怎样在中华文明引领下,在不断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最终凝铸为一个休戚与共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助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提供理论及现实依据。

## 一、同根同祖:新时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坚固基石

中华文明自诞生伊始,就深深地烙上了各民族同根同祖的天然印记。这为此后数千年中各民族不断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文化根基。

吕思勉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可以分成三派:“匈奴、鲜卑、丁令、貉、肃慎为北派;羌、藏、苗、越、濮为南派(此以大致言。羌藏中,亦有具北派之性质者);而汉族居其中。”<sup>[1](P6)</sup>其中,汉、羌、藏及北派,历经数千年不断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至清代发展为五大主体民族——汉、满、蒙、回、藏。论及五族源流,《清稗类钞·种族类》有云:“汉、满、蒙、回、藏五族人民之血统,同出于一。何以言之?满洲起自东方,原即古之肃慎氏。肃慎系出颛顼,见《路史》。蒙古起自北方,乃秦汉以来之匈奴。匈奴为夏禹之子淳维之裔,载在《汉书·匈奴传》。回疆、藏卫,确为商周以来之氏羌。羌戎姚弋仲,乃舜少子之裔。略阳氏酋西凉王吕光,系出单父,为齐太公裔,并见《晋书·载记》。盖四千余年前居住各省之汉族,本自西北高原,循黄河流域而来,及既入中原,其圣帝明王之子孙,北渡沙漠,西踰昆仑,东移辽海,别为一族者,又不知凡几,此上古五族同原之始也。”<sup>[2](P1894~1895)</sup>这

收稿日期:2025-1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22&·ZD208)

作者简介:袁咏心(1984—),女,湖北大冶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神话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就是说,满、蒙、回、藏诸族,都是由汉族迁移分化而形成的。丁山先生则更进一步指出,以三代而论,“夏后氏起自今山西省西南隅,渡河而南,始居新郑、密县间,继居洛阳,展转迁徙,东至于河南陈留、山东观城,北至于河北濮阳,西至于陕西东部,踪迹所至,不越黄河两岸,其方向则自西徂东,显然中原固有之民族也。殷人起自今河北省泇水流域,其游牧所至,北抵燕蓟、易水,南抵商丘,东抵邹鲁,西抵河内武涉,其踪迹大抵沿衡漳、黄河两故渚,逐渐南下,显然东北民族燕亳、山戎之类也。周人起自陇右,展转而至栒邑、岐下,入于丰镐,更伐崇作洛,居有夏之故居,其踪迹初沿泾渭而达于河,继沿河东进,北征燕蓟,南征蛮荆、淮夷,东征徐、奄,匍有诸夏,显然西北民族戎狄之类也”<sup>[3](P38)</sup>。而南派中的苗、越、濮,也同样由汉族迁移分化而来。苗本为黎,即九黎。韦昭云:“九黎,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sup>[4](562)</sup>蚩尤,《路史后纪四·蚩尤传》云:“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sup>[5](P79~80)</sup>而越则为“禹之苗裔”:“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sup>[6](P1739)</sup>“濮族旧居鄂、豫”<sup>[1](P272)</sup>,本为汉族先民,自楚武王“始开濮地而有之”<sup>[6](P1695)</sup>,除一部分留居楚地外,另一部分则溯长江而上,徙居于“今黔江、金沙江、大度河流域”<sup>[1](P260)</sup>,与百越杂处。此后,汉、苗、越、濮在数千年不断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渐次分化而为今日居住于我国南方、东方之诸民族,如苗族、瑶族、土家族、壮族、黎族、彝族、白族,以及台湾省平埔各族,等等。一言以蔽之,中国各民族(俄罗斯族除外)同根同生。

同根同生则同祖,而同祖则意味着各民族拥有“共同的祖源记忆”。这正是各民族在数千年不断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最终得以形成中华民族的坚固基石。王明珂认为,“族群由族群边界来维持……族群边缘环绕中的人群,以‘共同的祖源记忆’来凝聚……族群的本质由‘共同的祖源记忆’来界定及维系。”<sup>[7](P12)</sup>中华民族这一族群的本质是由“‘共同的祖源记忆’来界定及维系”的,中华民族族群边缘环绕中的人群,即中国历史上除汉族而外的各民族,则依靠“‘共同的祖源记忆’来凝聚”;而这一“共同的祖源记忆”,则是对汉族祖先世系的不断强化与认同。

“自从盘古分天地,三皇五帝夏商君。周朝伐纣兴天下,代代相承八百春。”<sup>[8](P1)</sup>为更好地明确文明所由,王权所承,藉助于神话的历史化以及历史的神

话化,汉族将盘古、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等等,统统认作自己的祖先。汉族的这一祖先世系,同样为其他民族所认同,如匈奴自认其为夏禹之子淳维之裔,鲜卑、丁令则为匈奴别种;肃慎以颛顼为祖,羌族以舜少子为祖,氏人以齐太公为祖。南方民族则多以盘古、伏羲为祖。苗、侗、白、布依、彝、纳西、拉祜、瑶等族中都流传有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故事。壮、苗、彝、布依、黎、水、纳西、拉祜、侗、瑶等族都流传有洪水泛滥的神话故事,故事说洪水过后,大地上只留下了伏羲与女娲兄妹二人(二人的名字在各族中有所不同),不得已而兄妹成婚繁衍人类。如壮族神话《布伯的故事》中的《兄妹结婚》,就是说伏依兄妹在洪水过后自相婚配而繁衍人类的:“伏依兄妹结婚后,不久就生下一个肉团团,这个肉团没有眼、没有嘴、没有手、没有脚,不知是鬼还是怪,伏依兄妹便用刀把肉团团砍碎,往山下一撒,就变成了许多人。人类就这样繁衍下来了。”<sup>[9](P47~48)</sup>苗族神话《白葫芦花》则直接说苗族为蚩尤、黄帝后裔:“我是蚩尤的后代,他是黄帝的子孙。”<sup>[10](P23)</sup>畲族自认其先祖为盘瓠与高辛氏的女儿结婚后所生,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族祖图题词上的祖先序列,就直接按以下顺位排列:“1. 盘古开山氏。2. 伏羲氏。3. 神农氏。4. 天皇氏。5. 地皇氏。6. 人皇氏。7. 高辛氏。”<sup>[11](P50~51)</sup>共同祖源的确立以及历史记忆的不断强化,即界定维系了中华民族的族群本质,又不断强化着族群边缘环绕中人群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而各民族之间不断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则是持续强化这一“共同的祖源记忆”的具体实践。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时至今日,“共同的祖源记忆”已然内化为各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这既为新时代各民族不断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牢固的基石,也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牢固的基石。

## 二、同一文化:新时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价值取向

由“共同的祖源记忆”而来的,必然是祖先崇拜,而祖先世系的确立以及祖先崇拜,则必然导向敬天尊祖的伦理学说。“我国伦理学说,发轫于周季……我国人文之根据于心理者,为祭天之故习,而伦理思想,则由家长制度而发展,一以贯之,而敬天畏命之观念,由是立焉……天有显道,故人类有法天之义务,是为不容辨证之信仰,即所谓顺帝之则者也。此等信仰,经历世遗传,而浸浸成为天性。”<sup>[12](P2~7)</sup>帝是天的人格化载体,也是“王天下之号”<sup>[13](P2)</sup>,又是

各族共同的祖先,因此,祭天必敬天,敬天必尊祖;而这一伦理思想又经“由家长制度而发展,一以贯之”,于是就形成了以宗法为核心的伦理学说。这正是周代文化的典型特质。

周代文化有几个重要特质。其一,敬德明德。周公重德,并以德配天。《尚书·召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sup>[14](P102)</sup>《尚书·多士》:“惟天不畀不明厥德。”<sup>[14](P102)</sup>《尚书·君奭》:“嗣前人,恭明德……惟兹惟德称……亦惟纯佑秉德,迪知天威。”<sup>[14](P106~107)</sup>在周公看来,君王与天命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如殷人那样的无条件的了(在殷人那里,君王本身就是神,其与天命之间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而是必须通过德这一中介与天命产生联系。也就是说,君王是否获得天命,必须看其是否有德。这样一来,“保持天命所必须的主观条件‘德’,不仅仅得到了比‘天命’远为优越的地位,而且也使天命实际上从属于‘德’。……正是由于迈出了这一步,道德以及与道德有关的各种规范体系,才蓬勃发展起来”<sup>[15](P111)</sup>。其二,亲亲尊尊。《礼记·大传》云:“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sup>[16](P246)</sup>亲亲尊尊确立了以孝悌为核心的父子之亲、君臣之义,而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则由此推衍而出。其三,宗君合一。王国维指出:“惟在天子诸侯,则宗统与君统合。”<sup>[17](P47)</sup>宗君合一,则家国一体,由此建构起家国结合的文化框架。由于“周代宗法制度及其家、国结合,重孝悌伦理的历史模式,无疑地就是中国文化精神产生形成的历史基础”<sup>[18](P382)</sup>,此后中国文化的发展,就是在这一文化精神的制约下前行的,因此,其对中国人身心言动之主宰力,自然可以想见。

各民族不断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正是为这一文化精神所主宰。一方面,各民族不断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是在家国结合的总体框架下展开的。因为家国一体,所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因为天下一家,所以“四海之内皆兄弟”。这造就了各民族崇高的使命感与各民族天然的亲密感。而家国结合又建立在敬德明德、亲亲尊尊的基础上,所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时,又会以道德为核心,以孝悌为准绳,以仁义为依归。这成就了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美名。而“宗法制度教为臣下者,由敬祖先以敬宗子,

以敬国君,敬天子;教为君上者,由敬天敬祖宗,以爱同宗之族人,爱百姓而安庶民。由是而合家庭之情谊,与社会之组织、政治之统系、宗教之情操以为一,再文之以礼乐,则人不易生叛上作乱之心,而天下易趋于安定”<sup>[19](P265)</sup>,当各民族依照宗法精神的指引不断深入交往交流交融时,自然人心和乐,天下安定,这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的太平盛世。一言以蔽之,家国至上、笃行仁义、中正平和,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各民族不断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又是在文化统一的旗帜展开的。“我祖宗为民族设立了一个广大的基础……我祖宗之所以能成此伟大基础,即在其能以文化融合各民族。……我祖宗只须承受我之文化,概不计较其血统。……中华民族人口之多,疆土之日渐扩大,原因即在于此。我祖宗以文化之标准为立国之基础。”<sup>[20](P241~242)</sup>文化统一既强化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价值取向,又更好地融合了各民族,如俄罗斯族的最终融合,就是文化统一的结果。

与传统文化相比,新时代文化带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与继承;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培育与创造。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sup>[21]</sup>,“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文化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sup>[22]</sup>,“要秉持开放包容,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sup>[23]</sup>,“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sup>[23]</sup>。新时代文化既然是“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发展而来的,因此,新时代各民族不断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必然是在传统文化背景下展开的,同样有着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价值取向。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三个代表,再到八荣八耻,我们不难见出贯穿于其中的传统价值观,比如仁爱、忠诚、明德,等等。新时代文化既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因此,其又必然带有由传统价值观生发出来的新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明证。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又是本于传统文化的创新。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号召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成为各民族不断深入交往交流交融所秉持的新的共同

价值观。当各民族秉持这一价值观不断深入交往交流交融时,无疑又从另一层面起到了文化统一的作用。这恰恰与传统文化的特质妙相吻合。

传统文化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与价值遵循,而新时代文化又是立足于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开辟与发展,再加上新时代文化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引领,与传统文化的主宰别无二致,因此,我们不难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同一的新时代文化,形成了新时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价值取向。

### 三、共同理想:新时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现实追求

同一文化引领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时形成的共同价值取向,必然使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时拥有共同的现实追求;而这一共同的现实追求,则本于各民族由同根同祖、同一文化而来的共同理想。

传统文化是本于夏法的三教循环。章太炎《孝经本夏法说》云:“《孝经》皆取夏法。”<sup>[24](P18)</sup> 儒学为周文化的典型代表,这是借一斑而窥全豹。何为三教?《礼记·表記》云:“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sup>[25](P1309~1310)</sup> 夏之忠,殷之敬,周之礼,就是三王之教。三教循环,就是在承袭前王教化基础上的补偏救弊。《白虎通·三教》云:“王者设三教者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继周尚黑,制与夏同。三者如顺连环,周而复始,穷则反本。”<sup>[26](P369)</sup> “三王术如循环。故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sup>[27](P474~477)</sup>,如此“而天下易趋于安定”。因此,传统文化的理想就在于达至“大同”“太平”之境:“‘大同’和‘太平’作为历史发展的目的乃是古代中国不同哲学学派的共识。”<sup>[28]</sup> 这正是传统文化主宰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想追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想,既是传统文化理想的延续,又是传统文化理想的发展。一方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想立足于传统文化理想基础之上;另一方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想又将传统文化理想具体化、明晰化,并为其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

中国梦,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想的经典表述。中国梦的具体体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其实现途径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其实施手段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理想既是“大同”“太平”的具体化、明晰化,如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的实施手段,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理想又为“大同”“太平”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想是传统文化理想的延续,而各民族经由数千年不断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已然将传统文化理想固化为其内在追求,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想自然能与传统文化理想无缝对接,进而替代传统文化理想,成为各民族不断深入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在的新的现实追求。从另一层面而言,传统文化的伦理思想,是依天尊地卑以定乾坤,据卑高以陈而列贵贱,“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sup>[29](P76)</sup>。对中的推崇,正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这一思想,不仅贯穿于人们的日常言说中,如“东至于泰远,西至于邠国,南至于濮铅,北至于祝栗,谓之四极。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sup>[30](P844~846)</sup>,就是由中央及于四周的表述;也成为人们的日常行事指南,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sup>[14](P72)</sup>,即是如此。这便是孔子所说的中庸。经由儒学数千年的涵育,笃行中庸之道的中国人,早已将尊崇中央这一意识刻入了骨子里。因此,当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中国梦这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想时,各民族自然就会欣然接受,笃行不已,并迅速将其内化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时新的现实追求。

综上所述,同根同祖奠定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坚固基石,由同根同祖而来的同一文化,使得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时拥有共同的价值取向,由同一文化而来的共同理想,则为各民族不断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指明了共同的现实目标。民族血脉同一,民族价值同一,民族目标同一,这是民族共同体构建的最核心要素。经由数千年传统文化的涵育,各民族在不断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已逐渐凝结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进入新时代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引领下,各族人民竖立起新的价值观,拥有了新的现实追求,并以其为彼此不断深入交往交流交融的终极准则。至此,穿越五千年文明而来的中华民族,最终在新时代凝铸为一个休戚与共牢不可破的命运共同体。从这一层面而言,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正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善于继承、勇于创造精神的最好证明。

#### 参考文献:

- [1]吕思勉. 中华民族史[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6.
- [2]徐珂. 清稗类钞(第4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3]丁山. 古代神话与民族[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4]国语[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5]罗泌. 路史[M]. 上海: 上海中华书局, 1912.
- [6]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7]王明珂. 华夏边缘: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 台湾: 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7.
- [8]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7.
- [9]陈庆浩, 王秋桂. 中国民间故事全集⑤·广西民间故事集(二)[M]. 台湾: 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9.
- [10]陈庆浩, 王秋桂. 中国民间故事全集⑩·湖南民间故事集(二)[M]. 台湾: 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9.
- [11]哈·史图博, 李化民. 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M]. 武汉: 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 1984.
- [12]蔡元培. 中国伦理学史[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4.
- [13]许慎. 说文解字[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4]儒学十三经[M].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97.
- [15]钱杭. 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1.
- [16]陈戌国. 礼记校注[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4.
- [17]王国维. 殷周制度论[A]. 王国维文集(第四卷)[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 [18]钱宗范. 周代宗法制度研究[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 [19]黄克剑, 钟小霖. 唐君毅集[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1993.
- [20]黄克剑, 吴小龙. 张君勱集[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1993.
- [21]习近平. 坚定文化自信,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J]. 求是, 2019(12).
- [22]习近平.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DB/OL]. 新华网, 2021-12-14.
- [23]习近平.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3-06-03(1).
- [24]章太炎. 章太炎全集(四)[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 [25]孙希旦. 礼记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26]陈立. 白虎通疏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 [27]向宗鲁. 说苑校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28]安延明. 历史循环理论的两种模式[J]. 哲学研究, 2015(8).
- [29]阮元. 十三经注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30]郝懿行. 尔雅义疏[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 shekeban@163.com

## Interactions,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among Ethnic Groups in the New Era and the Chinese Nation Research on Community Building

Yuan Yongxi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New Media,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Hubei 434023)

**Abstract:** The cornerstone of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among ethnic groups lies in their shared roots and ancestry. The common culture derived from this shared heritage serves as a bond for all ethnic groups. The interac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among ethnic groups provide a common value orientation, and the shared ideals derived from a common culture serve as a guide for the interac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among various ethnic groups. Understand the common practical goal. The interac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new era is a continuation and deepening of the interac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ethnic groups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Deepen exchanges, communications, and integrations. The various ethnic groups united under the banner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continuously deepening their exchanges, communications, and integrations. In the end, we will build an unbreakabl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ere everyone shares weal and woe.

**Keywords:** Chinese culture; ethnic groups; integration;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build